# 天龙八部淫幻篇

第一章（幽幽石室）

段誉和钟灵惶惶恐恐的从神农帮逃了出来，两人加速朝着「万劫谷」跑去。

段誉不会武功，便不如钟灵身姿那么轻盈，自己更免不了脚下磕磕绊绊。钟灵回头借着皎洁的月光一看，不禁

「哧」一声笑了出来。

她娇小白皙的柔夷伸过来拉住段誉的手，低声道：「看你那慌张的样子，过了前面那座山，就到万絶谷了。」

段誉被那只柔滑细腻的小手拉着，鼻子中闻着身边少女特有的体香，不禁心中一阵激荡。二人离万絶谷越来越

近，只见黑漆漆的山腰处微微有灯光出现。

段誉不禁问道：「钟姑娘，是不是快到了？」钟灵回过头轻轻摆手，低声道：「小声些，那是我木姐姐练功的

石屋，她可是凶的紧那，她好像很讨厌男人的，我们悄悄过去看看吧。」

段誉嘴中一阵嘀咕：「女孩子凶的紧，那不就是母夜叉么，有什么好看的。」钟灵瞪了他一眼道：「木姐姐可

是天下少有的美人儿，你又哪里知道了。不信，咱们就去看看，只不过你可不要出声，小心她发现了。」段誉点点

头，跟着钟灵向石屋轻轻走去。

两个人悄悄的来到石屋跟前，只见这个两丈见方的石屋都是用整条的青石搭建而成。前面的石门窄窄的，还有

一个不足一尺见方的小窗户，那窗户也只是几片木板遮挡着，两人轻轻的挨近石窗，顺着木板的缝隙向里面看去。

这一看，只看的两人双目圆睁，面红耳赤。

只见石屋之中一盏松油灯下，一个长发女子身着一袭薄薄透明的黑纱裙，此女面如新月清晖，一张秀脸清丽绝

伦，只是过于苍白，两片薄薄的嘴唇，也是血色极淡。让人看了只觉得此女楚楚可怜，娇柔婉转。

更为让人眼热的是，在那一袭黑色透明的长裙之下，这个美丽的让人心碎的女子竟是浑身赤裸，那薄薄的黑纱

质地更映衬的她雪白的肌肤。

段誉只看的心惊肉跳，只觉得浑身热学上涌，自己那身下之物更是开始蠢蠢欲动。

那清丽女子走到石屋角落的一条石柱前，段誉只见那石柱通体黑漆漆的，石柱顶端有一粗大的铁环，上面系着

一条皮索。在石柱的中段竟然斜差差的伸出一条近乎尺长，十分粗壮的，" 书图同归，携手寻宝「，宛如男人性器

模样的白色物事。看那质地晶莹剔透，通体温润洁白好似玉石一般。

那女子走到近前，宽大柔软的衣袖缓缓抬起，一条雪白似藕的胳膊伸出，将自己那透明的黑色纱裙左右一分，

只见她那晶莹雪嫩的酮体显露出来。

只见她雪白圆滑的香肩下，两处丰满乳丘滴圆凸起，酥乳正中安嵌着粉红娇丽的乳头，再往下平滑结实的小腹

下，稀稀落落的松散着殷殷芳草。

芳草萋萋中那条粉红肉沟隐隐可见，两条修长的玉腿肌肤闪烁着绒缎一般光亮。段誉只看的心潮翻涌，他极力

的屏住呼吸。继续看下去。

此时这黑衣女子一手伸出揪住铁环上的皮索，柔软的盈盈纤腰轻轻后倒，她那一条美丽修长的粉腿抬起，用圆

润的小腿肚勾盘住石柱柱身，另一条玉腿足尖微微掂起，她的另一只手攥住那根好似男人粗大的阳具般的石笋。

她那高翘结实的玉臀下压，那根石笋便缓缓插入她粉红娇嫩的肉沟之中。

不一会，那根近尺长的石笋已然全部插入她那隐秘之处。这靓丽女子此时的雪白的有些冰冷的面颊上开始泛起

翩翩潮红，她那薄薄的樱唇中迸发出颤巍巍的一声呻吟。看到此处，端誉早已是欲火高涨，他裆中的物什业已粗壮

异常，坚如磐石。

他的阳具将他的裤裆顶起老高，钟灵虽说对男女之事只是半知半解，但看见如此春景，耳中又听得木婉青那泌

人心魄的轻轻呻吟，她也不禁娇体燥热，气息加快。正在难耐之时，钟灵只觉得身后一件硬梆梆的物什顶在自己的

臀部，一股热气喷在自己的脖项之上。

原来段誉此时真的是欲壑难填，他不自禁的向钟灵身上靠了过去，自己那高举坚硬的裆中之物紧紧贴在钟灵那

高高翘起的浑圆的臀部上，虽说是两人下肢隔着衣裙，但还是能感觉到钟灵那高翘的臀瓣结实而富有弹性。

钟灵此时害怕屋中的木婉青察觉，她还不敢回身斥责段誉，只好将自己纤腰收紧，臀部向前靠了靠。

却不成想，段誉好似如影随形般的身体前倾，而且他的两条腿左右夹住自己的双腿，这一下，两人的下肢结结

实实的紧贴在一起了。

钟灵被臀后的硬物顶摩的浑身酥痒，她那娇美俏脸也已罩上一层红霞，她不得已身体尽量贴在石屋的墙壁上，

但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段誉的坚硬身体。

石屋之内木婉青也正练功甚紧，那根已然插入她肉体的石笋其实是一千百年来难得的玉石，那是很多年前一位

武林人士远赴南海孤岛寻觅的古玉。

此玉通体洁白无瑕，触手温软滑腻，更奇异的是它形状好似男人之性器，如果是练武的女子与之交媾，那古玉

石体上还会渗出热气和淡黄颜色的粘液，对女人阴气之体大有补益，更始练功之人内力聚集，功力大增。

木婉青的母亲秦红棉意外得此异物，便让自己的女儿加紧修炼。

木婉青一双皓臂伸展，双手紧紧扣住吊在铁环上的皮索，她那双白腻修长的美腿也紧紧盘在漆黑的石柱上，整

个人的身体悬空着，她那圆润结实的美臀随着自己细细的纤腰如春风摆柳般扭动，那根古玉便如交媾一般进出于她

的下体。

那古玉的每一次进出，都让她不自禁的发出阵阵婉转呻吟，随着她的娇哼细喘，她的纤腰也越发的加劲扭动。

段誉看在眼中，自己也是无法再忍下去，他的一只手业已麻利的解开自己的裤带，随着他的长裤顺着大腿滑下，

他的那根早已憋耐许久的阳具终于跳了出来。

他轻轻撩起面前钟灵的浅绿长裙，只见钟灵的裙下纤细的脚上穿着一双半腰的鹿皮短靴，在往上就是一双粉琢

玉雕一般圆润的美腿，他身体前顶，自己那阳具的龟头已经紧紧贴伏在钟灵那穿着丝织小裤弹性十足的香臀上了。

钟灵吓得差点叫了出来，她能清晰的感觉到段誉那根粗壮阳具传来的炽热和力度，她也感到自己的心跳瞬间加

速，一股热流激荡着传遍全身，自己下体那份麻痒之意变得更加强烈。

她只盼着段誉不要再有下一步行动，如果那样自己也真有些把持不住了，但她好像又盼着段誉能给自己一分爱

抚，段誉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见钟灵没有拒绝躲避的意思，自己也不假思索，他的撩起长裙的手放肆的拉扯着钟灵那丝织的亵裤，他的另

一只手向前环抱，隔着钟灵那薄薄的短衣按在她微微突起的酥乳之上。

钟灵急忙伸出一手想拨开段誉那不老实的手，但她马上觉得下肢一热，不知道甚么时候，段誉的火热粗壮，青

筋跳动的阴茎已经生龙活现的紧贴在自己两片臀瓣之间了。那种两人肉体相贴的热度令她浑身酥麻。

段誉闻着钟灵那少女的幽兰体香，不禁伸嘴凑到钟灵的耳畔细声道：「好妹妹，我实在是忍不住啊，还请妹妹

可怜……」

钟灵那里还敢作声，她只是下意识的摇了摇头，她感到那根火烫的阴茎好似火舌一般直挺挺的向自己紧闭的双

腿间挺进。

自己那圣女之地也已经黏滑一片了，她的一只手撑住石壁，她的口唇紧紧贴住自己的手背呼呼娇喘着，她意识

到自己好像已经放弃了抵抗，她的酥腿开始不再那么紧绷，段誉的阴茎龟头的前沿已经贴到她娇嫩湿腻的颤抖的阴

唇上了。

此时石屋中的木婉青更是春情骚动，她那美丽浑圆的臀瓣正激烈的迎耸向石笋，随着她每次耸挺腰臀，那根石

笋都整根插进她的桃花肉穴。随之带出来她体内晶莹黏滑的性液，她的口鼻之中也是开始欢愉的哼叫起来。「啊…

…哦……噢啊……」

随着石屋中的婉转靡靡之音，钟灵也禁不住「嘤……」的一声呻吟，段誉的阳具已然顶开她潮湿柔软的两片阴

唇，强劲的钻进她娇嫩的肉穴中去了。

段誉嘴唇贴在钟灵曲线优美，雪白剔透的脖颈上，轻柔的亲吻着她滑腻柔软的肌肤，他那环抱着钟灵胸口的手

顺着她短衣的领口滑了进去，肆意搓揉着钟灵那少女坚挺而结实的乳房。

他的另一只手则随意抚摸着她浑圆而笔直的酥腿，段誉的腰身开始前后的挺耸起来，他的阴茎也开始在钟灵娇

嫩的阴户中粗暴的冲撞起来。

钟灵随着段誉阴茎的挺耸，抽插，渐渐地初始的胀痛变得阴户酥麻起来，她不知觉的将自己一双美腿渐渐分开，

小腹更是向前微微前倾，这样一来，她那本身高翘的肉臀更是向后撅起，迎合着段誉那根阴茎插送。

随着身下那酥痒软麻的阵阵快感，她的薄薄的红唇中发出声声缠绵悱恻的淫音。「啊……噢噢……嗯……」

屋中的木婉青此时所修练的阴功也到了紧要关口，那根深入她体内的石笋在她阴户淫水的浸泡下，变得愈加火

热，而且石笋本身也被她的淫液擦洗的分外油亮。

她浑圆的臀部下坐的更为有力，频率也不断加快，她那雪白的臀瓣撞击在漆黑石柱壁上发出「啪……啪……」

脆响，那撞击之处留下片片油亮的黏滑体液。

她的纤腰紧弓着，清丽娇媚的俏脸后仰，她的那团乌云般的秀发摇摆抖动着，从她那微张的蝉口中送出一阵快

意的呻吟。

「啊……哦……啊哦……」

「啊……啊……」石屋之外，钟灵也在同样的哼吟着。她同样享受着那粗硬的棒体给她带来的快感，只不过她

这是切切实实的男人性器。

段誉挺直着上身，腰腹发力，正努力开垦着，他的阴茎快速而有力的在钟灵娇嫩湿滑的肉穴中抽插，他的龟头

硬厚的棱角有力的刮蹭着那滑嫩的肉壁。而钟灵那紧窄的肉穴也收缩有致的包裹着他的整条阳具。

他一边感受着这份酥痒的按摩，一边抬眼看着石屋中娇媚少女的春情表演，好似那美艳清丽的动人少女也正合

自己交媾着，段誉不禁加快了抽送，钟灵此时也被段誉那粗壮的阴茎顶动的阴户中淫水四溢，那颗浑圆的龟头深深

而有力的撞击着她娇嫩的子宫。

她好像要将自己身体中压抑的春情释放出来，钟灵不禁将自己那圆润、雪白结实的臀瓣向后挺动着，迎接着那

只粗大雄伟的阳具插入。

「啊……用力啊……噢哦……」钟灵动情婉转的哼吟着，她体内的阴茎好似钢钻一般无情的锤打着自己娇嫩的

淫肉和子宫。

段誉的整条阳具深深插入钟灵那紧窄的肉穴之中，被那凸凹着、细细颗粒的肉穴洞壁紧紧包裹搓擦着，他的双

手死死捏握住钟灵纤细的腰枝，自己的腰臀绷的紧紧的，发力的深插浅抽，他的大腿有力的撞击着钟灵雪嫩圆润的

臀瓣，发出「啪……啪……啪」的响声。

在段誉结实的抽送下，钟灵被这份激情折磨的花容失色。她只觉得自己肉穴的深处一阵高过一阵的颤栗，从自

己的子宫里面猛然间迸发出一股强劲的热浪。

从她宫颈内壁喷射出炽热黏滑的体液，瞬间浇灼在段誉几乎爆裂的硕大龟头上，段誉也被这股热流烧灼的浑身

激灵，他秀脸仰起，呼呼粗喘的不禁发出呻吟之声，他的腰身一阵猛烈的前顶，只觉得腰眼酸胀、大腿也绷得笔直，

一股强劲的热流自龟头狂喷而出。

「啊……哦哦……啊……」两个人不禁同时放声呻吟起来。就在此时，石屋中的传来一声娇斥：「什么人在外

面……」

钟灵被吓的浑身激灵，她回头向段誉娇喘道：「都是……都是你这死人不好……你快跑，不然叫木姐姐看见你

就没命了……」段誉也吓得手足无措，他慌乱的提起长裤转身要跑，但又突地回过身张臂抱住钟灵，在她的娇唇上

一吻。

「好妹妹，我会回来找你的……」段誉发足朝山下跑去，由于夜黑再加上长裤还未来得及系好，免不了摔上一

两跤。钟灵看到此处，不禁「扑哧……」娇笑出来。

段誉慌慌张张的向另一处山包跑去，跑得一段，忽的闻听身后远远传来厉啸，「前面那小子，快给姑娘停下…

…」段誉只听得吓破了胆，心中想到：停下，停下了还有命么……

段誉只好往山高林密之处快跑，可是身后追来的人离他越来越近了。段誉心道：坏了，要糟……他加快脚步，

只顾朝山尖奔去。可是当他好不容易来到山顶，却发现没有了去路。

在他前面是一段断崖，向下一看，不禁倒吸一口气，只见下面黑黝黝的、好似还有水的波光，只是崖顶离水面

极高。正在踌躇间，段誉见得山腰处林叶晃动，传来木婉青的呵斥声「勿那死鬼，看你还往哪里跑……姑娘一定活

剥了你。」段誉只听得魂飞魄散，把心一横，心中道：死就死吧，总比被人剥皮来得痛快。心念到处，转身一跃而

下。只听得身后一声凄厉娇唤：「不要啊……」那是钟灵的声音，段誉人在半空，心中不禁道：这个小丫头还真是

满有情义。

第二章（曲径通幽）

断崖之上，木婉青和钟灵走近崖边，钟灵不禁鼻中一酸，眼泪流了下来，哭道：「段郎……你……你怎么就跳

下去了。」木婉青鼻中微微一哼道：「算这臭下子便宜，你哭甚么，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带这臭小子偷看我练功，

你两个还做出那种丑事。」

钟灵哭诉道：「都是你不好，干嘛要赶尽杀绝……段郎……他有什么错，要怪也要怪我，是我带他来的，你怎

的不将我一起杀了……」「哼哼……那臭小子有什么好，你这么护着他。跟我回去，小心着点，以后再有此事，看

我不告诉你母亲。」说话间，拉起钟灵向山下走去。

段誉纵身跳下深崖，只听得耳边呼呼风响，他紧闭双目，不时间已然落入深谷中的水潭之中。他只觉得身体整

个浸入水底，周身冰凉之极，幸好他生在云南，自小熟悉水性。此时他忙着闭气，手臂轻轻摇摆，向水面浮去。

当他浮出水面，只见不远处就是黑黝黝的岩石，慌忙游过去，爬上岩石，大口大口的粗喘着。

休息了一会儿，这才四处环望，只见四周尽是笔直的山崖，向上总有百丈高，身边流水潺潺，尽是圆滚滚的巨

石，看到此处心里不禁一惊，幸亏是落在潭水之中，否则不被人家剥皮也要变成肉饼了。此时天色已经微亮。

段誉心道：得找个藏身之所，不然，那个恶女子再找上门来，就麻烦了。虽说是心里这么想的，可是他还是想

有一天还能看见那个「恶女子」，毕竟那名少女令他神魄不在。

段誉顺着水潭岸边寻找而去，找寻了半天，天色已经大亮了。什么也没找到，只得一下靠在光滑石壁的一段突

起的岩石上，身体刚刚压上去，只听的身后「嘎嘎……」声大作，吓得他跳起老高。

回身望去，只见一道石门在他靠过的石壁边上缓缓打开，段誉定了定神，只见石门之后黑漆漆的，门口好像还

有台阶，他心中「嘭嘭」乱跳，心想不如下去看看。

段誉进入石门，只觉得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只能缓慢摸索前进。他一脚深一脚浅的顺着石阶而下，过了一段时

间，突然之间，他的手指触摸到一件冰冷冷之物，仔细摸过，原来是一个门环，他心中一喜，既有门环，前面就是

入口。

他手掌顺势一摸，果然是一扇门，他用力一推，将门慢慢推开，眼前陡然一亮。

只见光亮是从左边而来，走进门内，豁然发现身在一个大厅之上，光亮处是一块巨大透明的水晶，整块水晶形

成一个窗户形状，而窗外一群群鱼儿游过，他心中先是一惊，随后明白这个石洞是建在水潭底部。

再往前行，只见石洞壁上随处都有巨型水晶的窗户，甬道幽远深长。走了一段，前面又有一道石门，他用力推

开，眼前陡然一花，失声惊道：「啊呦」眼前出现一宫装美女，手持长剑，剑尖正对着自己胸膛。过了良久，只见

那女子一动不动，他定睛一看，见这虽是仪态万千，却似并非活人，再仔细看时，才知道是一座白玉雕成真人大小

的玉像。

这玉像身上还披着一件淡黄色的绸衫，玉像脸上白玉的纹理中隐隐透出晕红之色，更是与常人肌肤无异。玉像

的眼睛也好似隐隐有光彩流转，此时段誉神驰目眩，竟如中魔一般，他不禁伸手去触摸石像的肢体，直觉触手生温，

真如处子肌肤一般似羊脂般滑腻。

他低头一看，只见石像的脚上竟然还穿着一双绣鞋，石像前面还有一个大蒲团，好像是给人跪拜只用，段誉不

禁跪倒下去，忽的看见石像脚边石砖上镌刻的一行小字「磕首千遍，供我驱策，遵行我命，百死无悔」段誉已经爱

极了眼前这石像美女，便恭恭敬敬的磕头起来，好容易磕得千下，直觉得自己浑身腰酸腿疼，下身麻木。低头正想

休息一下，却只见蒲团前段他磕头的地方已经破了个洞，从那草洞中露出一个黄绸布包，他心中大喜，忙取出布包

打开来看。

只见布包中有一张羊皮小纸和一本小册子，那羊皮上用细细毛笔手绘一幅地图，段誉仔细一看，正是石洞的全

貌，段誉心中一喜，顺着图中所示，向石洞深处走去。不多时来到另一间石室，入眼只觉得流光溢彩，原来整个石

室墙壁上镶满耀眼的水晶和宝石。

在石室正中一张宽大的石床，上面是一个巨大的水晶做的棺椁，段誉走上前扶去水晶棺上的尘土，打开棺盖，

不禁大吃一惊。

但见宽大的水晶棺中，躺着一位浑身赤裸的少女，只见此女浑身肌肤若似冰雪，卓约如处子，安逸的俏脸上好

比星月之辉，美艳的叫人失魂落魄。胸口淑乳突起，显得饱满而结实。

坚实而平滑的小腹下，腹沟下那片女性神秘桃源竟然洁白通透，没有长一丝阴毛，那两片阴唇鸿沟之中竟然也

是粉红色的。段誉看到此间，不觉气息加快，心中热血翻腾，长裤之中的阳具不知觉的高高翘起来。

他仔细看去，发现棺中的少女和外面的石像长的极为相似，心中不禁感叹道：此女真是好似九天玄女下凡，美

的如羞花闭月，可与星月争辉了。

忽然间想起手中的小册子，打开来看，心中又是一震。原来小册子中用娟秀的小楷记载了一套步法和内功心法。

看到内功心法之时，只见有手绘的图画，仔细一看旁边的注解，竟是要自己和棺椁中的少女交媾才能练功。

段誉心中不免感到分外惊奇，要与那位神仙姐姐交媾，当真是一种奢望，和死人如何交媾呢。他不禁还是要试

上一试，他看见棺椁的右侧还有一个热气微微漂浮的清水池，索性脱光全身的衣服下到池水中洗去一身的污垢。

段誉再次走到水晶棺前，只见这棺椁宽大之极，满可以容得下两个人，他不禁一下跃入水晶棺内，紧紧挨着棺

中的少女躺下，他闻着少女身上和棺中充满了阵阵兰麝般的馥郁香气，不由得心中一醉，再看那好似睡着一般美艳

之极的脸庞。

段誉身下的阳具不知觉的又变得钢硬如铁，笔直的一翘一翘的，不成想自己的阴茎一有如此变化，那龟头便触

及到女尸的光鲜圆润的大腿上了。段誉只觉得此女浑身虽说冰冷的没有一丝人气，但可以感觉到女尸的肌肤却好似

真人一般的柔软而有弹性。

段誉不禁心中释然，想到这棺椁中或是女尸体内更有什么防腐的宝物，使得女尸得以不会腐败。他不禁壮起胆

子伸手攀附向艳丽女尸那高耸饱满的淑乳，入手只觉得柔软中带着挺拔，好似少女般的结实圆润。只是少了活人应

有的温热之气。

段誉不禁半俯身子，双手在艳丽如仙的女尸身上游走着，他裆中之物比之先前更为粗大、坚硬。

他不觉想起头天夜中看见木婉青那娇美动人的酮体，又想到钟灵那少女新鲜滑嫩的阴户，不知不觉的段誉已经

身体压在女尸身上，他用手分开那一双冰凉但笔直修长的酥腿，他的阴茎紧靠在那两片柔软粉红的阴唇当中，他腰

身移动，自己的阴茎便轻柔的搓擦着那两片阴唇。

当然女尸不会有什么反应，段誉却仍是感觉心醉入迷，他不禁低下头张嘴吻住女尸微微红润的薄薄双唇，入嘴

只觉得冰凉中带着丝丝清香，他一手用力搓揉着女尸饱满突起的乳房，另一只手卡住自己已经爆硬欲裂的阴茎，深

深插入女尸的桃源肉穴中去了。

他只觉得女尸阴户中虽也一样的冰凉，但却紧窄的如同处子一般，紧紧包裹住自己硕大粗长的阳具。段誉腰身

下压一顶，将自己整根阴茎捅了进去，这一瞬间，他也不禁口中快意的呻吟一声。

虽说女尸的阴户中颇为干涩，但肉穴的肉壁、还有那深渊处的子宫都如活人一般柔软、鲜嫩。段誉此时只求快

感，早已忘记身下的是具尸体，他结实有力的臀部机械性的冲压着，自己那根肉棒便在女尸的阴户中一进一出的抽

插起来。

由于段誉阴茎龟头中不时地渗出滴滴淫水，慢慢的开始润滑着女尸的阴户，同时两人的肌肤相贴，女尸的身体

也不如先前那般冰凉。段誉一手抬起女尸的一条香滑酥腿抗在自己肩头，双手疯狂的搓揉着面前那对雪白傲挺的淑

乳，他的腰臀更加用力的顶送。

渐渐地，被他体液慢慢弄得湿滑的肉穴洞壁搓揉挤压着段誉的粗壮阳具，段誉感受着自己的阴茎不断被刮弄摞

套着，他能感到胸腹之中一股热流冲击着自己的下阴。他近乎痴狂的地头去张嘴含住女尸傲挺浑圆的酥乳，大口大

口的嘬吮着，他的鼻子中呼呼喷出热气。

段誉腰身狂挺数十下，只觉得腰间酸麻胀的难受，他的臀部一阵激烈的颤动，自他的阴茎头部「噗……」的狂

泻出一股股的阳精，段誉身子在颤动中又抽送了数下，便瘫软在女尸身上，不觉中昏昏睡去。

不知何时，段誉悠悠醒转，看着女尸娇嫩栩栩如生的清丽脸庞，心中不禁懊悔：和神仙姐姐交媾只是为的练功，

自己却如此淫亵的放纵，真是罪过罪过。他慌忙从女尸身上爬起来，只见刚才自己动情所喷射的污秽之物顺着女尸

那娇揉的桃园门口缓缓流出，心中更是懊悔不已。

他想到旁边的水池，急忙双臂环抱起女尸的酮体，走进水池中，将女尸靠在自己的身上，开始仔细清洗她身上

体内的污秽之物。

他不成想，经过这温泉的浸泡，那女尸竟然苍白的肌肤中有了丝丝血色，酮体也变得越发滑腻柔软，就连那幽

幽兰麝香气也慢慢强烈起来。

段誉不禁阳具又是变得坚挺粗大了。他怕自己受不住这份诱惑，慌忙将女尸身体擦干，从新放回水晶棺内，自

己打开那本小册子仔细阅读起来。

段誉按照册子上的内容开始修炼那繁复的步法和那春宫秘功，他重新将自己的粗壮硕大的阴茎再次送进女尸的

阴户之中，这次是按照册子中的图解依法修炼。

不知不觉过了多长时间，他除了练习那「凌波微步」，一有空闲便在这神仙府邸四处游走，但是每次和神仙姐

姐合练内功心法之时，不免在练功之后放肆的倾泻自己的欲火。

段誉这样练功许久，自己也不晓得在此地多少时日了，他想到自己应该出去看看钟灵、再回云南看看父母，自

己出来这么许多天，他们一定担心得很。可是一看见棺椁中躺着的神仙姐姐，他就半步也移不动了。

这些时日天天与神仙姐姐一起度过，竟然感情至深，他抱起神仙姐姐的仙体，心想再一次为她洗浴。

他恭敬的抱着这具娇艳绝伦的女尸走进水池，将她跨坐在自己的腰上，双手撩水仔细的清洗着那仍旧娇嫩香滑

的肌肤。

他的手指在神仙姐姐的尸身上缓缓爱恋的滑过，心中仍是激荡不已，他小腹下欲火瞬间升腾，那阴茎也分外的

粗大崩硬，看着神仙姐姐那红润的双唇粘住清亮的水滴，更显得娇艳欲滴。段誉那还能把持的住，他张口吻住那娇

嫩的双唇，将那柔软的唇瓣含在口中细细嘬吮品味着。

他的一只手抱起神仙姐姐那曲线优美、浑圆结实的双臀，将她花瓣一般美丽娇柔的阴唇正对在自己傲然挺立的

阳具前端，手掌压下神仙姐姐的纤细腰肢，「噗嗤」一下，自己的阴茎顺势整根送入那魂牵梦萦的肉穴之中。

段誉一手推动着那香滑绵软的腰肢，一手捏握住神仙姐姐那微微颤动着的、好似活过来一般的、丰满圆硕的淑

乳搓揉着。

段誉怀抱着神仙姐姐的尸身开始忘情的交媾着，他心醉的感受着那肉穴中柔软的细肉夹摩着自己雄伟的阳具所

带来的快意。情到深处他不禁口中哼吟出声。

他双手环抱住神仙姐姐那圆硕高跷的臀瓣，用力压向自己的阳具，他的口唇已经转向亲吻着那一双随着激烈动

作而上下摇晃的饱满乳房……段誉依依不舍的按照石洞中的地图从另一出口走了出来，看着山岭外面阳光微斜，照

在身上暖烘烘的令人舒服，心中真是感慨万端，他不禁暗下决心，以后定要经常来陪陪神仙姐姐。他看了看四周的

山势，找明路径，便朝着无量山的方向走去。

直走了两个时辰，来到山脚的大道上，忽闻听到身后远远传来飞快的马蹄之声，回头望去，只见一僧一俗两人

骑着两匹黑马飞快的奔来，快到近前，只见那俗人打扮的马上骑客很是面熟，那人一幅书生打扮，段誉高兴的叫道

：「朱兄哪里去……」

那书生一见段誉也十分高兴，口中哈哈笑道：「小王爷，真没想到在此处相遇了，王府上下找的你好苦啊。」

此人正是镇南王的得力下属朱丹臣。

马上二人停住下马与段誉寒暄起来。朱丹臣向段誉介绍身边的和尚，「这位小师傅是少林寺的虚竹师傅，他带

来少林方丈的信件要面呈镇南王。小王爷我们一起回云南吧。」段誉自小信佛，忙和虚竹施礼，他听得朱丹臣此言

便点点头，三人又上马向南奔去。

数日之后，三人已经来到大理郊外，段誉在马上一指前面道：「朱大哥，前面就是玉虚观不如请上我娘一起回

大理吧。」朱丹臣笑道：「请的王妃回去自然再好不过了。」

三人向前走了四五里路便来到一处寺观，只见门前牌匾上书了三个字「玉虚观」三人下马敲开寺门，直奔后殿

而去，后院一座青瓦禅房里走出一人，三人只觉得眼前一亮，只见一青衣道姑站在三人面前。

这道姑发髻盘在头上，满头长长的青丝好似乌云一般油亮漆黑，黛眉如月，杏眼含笑，高挑琼鼻之下，薄薄的

红唇嘴角微微上翘，曲线伸展的脖颈肌肤如羊脂一般白腻无暇。虚竹看着眼前这美艳的不可方物的道姑，心中突突

乱跳，慌忙低下头去。

耳中之听得段誉喊道：「妈……最近可好。」原来此女正是镇南王妃刀白凤。

刀白凤听得段誉等人的来意，悠悠长叹一声，点点头道：「那好，我可不是给你爹爹面子。」段誉嬉笑着点头。

四人分别上马来到大理城中的镇南王府。

虚竹随同三人进的王府，一同来到内院，只见王府内回廊婉转，殿宇纵横，真是气魄非凡。走了许久，四人来

至一殿宇门外，忽然听得殿内有女子娇笑道：

「段郎，来帮奴家画眉好不好……」

一名男子呵呵笑道：「那真是好的很呀。」

段誉和朱丹臣听到此处面带尴尬，而王妃刀白凤早已气得俏脸煞白，她怒哼一声，转身纵身而去，段誉苦不堪

言，急得毫无办法，虚竹一见，轻轻道：「段施主不必担心，小僧去追回王妃。」段誉赶忙谢道：「如此有劳师傅

了。」虚竹慌忙向外追去，追到王府门外，只见刀白凤已然上马向城外奔去，他立刻纵身上马追了过去。二人一前

一后狂奔了近一个时辰，直奔到玉虚观的后山，刀白凤纵身下马回身道：「那和尚，你不在王府追我作甚。」虚竹

慌忙下马双手合十道：「小僧是想劝王妃回府，别无他意。」刀白凤俏脸含霜，口中嗔怒道：「男人有什么好东西

了，你这家伙如此爱管闲事，那好……」话音未落，伸手过来一下就点中虚竹腰间穴道，一把提起他的僧袍腰带向

后山上奔去。

虚竹没想到王妃武功高强，出手如电，一下擒住自己。

他被刀白凤提着跑了一盏茶的光景，来到山坳中的一座小木屋前，刀白凤推门而人，只见屋中陈设虽然简陋，

但却收拾的一尘不染。想来一定是王妃修道之处。

刀白凤将他放在椅中，自己却走到窗前怔怔出神，虚竹看着王妃的侧面脸颊，那端庄清秀的轮廓足以令每个男

人心醉，但见她杏眼中泪光盈盈，薄薄的嘴唇中悠悠传出一声叹息，那叹息声让人听了不禁心生怜悯之情，哀怨之

意。

虚竹看着她娇弱的肩膀下，平地凸起的酥胸微微起伏，口鼻中闻着她身上幽静兰香，心中不免激荡，不由得看

的痴痴入神。

刀白凤轻轻拭去眼角之泪，转头看过来，只见虚竹双目痴痴看着自己，不由得脸上一红，这一下，好似俏脸含

春，更似桃花盛开，虚竹不禁看的心神荡漾，情不自禁的体内情欲大增，宽大的僧袍之下，自己的那只肉棒激荡的

挺胸抬头起来。

刀白凤想到段正淳背叛之情，实在是可恨，她斜眼一看，只见虚竹腰腹下僧袍撑起，微微抖动，自然是知晓什

么物事，这个和尚竟然对自己动了情欲之心，她芳心震怒，但转念一想，那段正淳背叛自己在先，自己就狠狠的报

复他，就从这个和尚身上着落。

信念已定，她走近虚竹身前，柔声道：「小师傅，你叫什么。」虚竹听得美人发问，只觉得幽香扑鼻，他结巴

的答道：「小僧……虚竹。」「哦……原来是虚竹师傅，有劳你费心从大理追过来，刚才真是错怪你了。」刀白凤

这几句话说的温情柔和，在虚竹听来真是如莺啼燕语，甜美动人。他不禁浑身热血冲动，脸上也泛起红潮。

刀白凤见他春情冲动，腰身部位的僧袍撑起的更高，心中更是鄙夷道：哼。

这个世界上当真有什么好男人，连这和尚也如此贪恋女色。但她美艳绝伦的俏脸上却更加春情四溢，眼波流离。

她莲步缓缓的走到虚竹身后，一双白嫩、柔弱无骨的纤纤素手按在虚竹的肩膀上。

虚竹浑身一震，心脏也仿佛被重物击打了一般，他穴道被点，头不能动，只好斜眼死死盯住自己脖颈边上的好

似葱管般晶莹剔透的手指，他恨不得想立时将那美丽洁白、仿佛玉石雕成的手掌放在自己的嘴边亲吻一番。

刀白凤的一双手渐渐竟然滑动到虚竹的脸庞上，那滑如凝脂、清香悠然的手指轻轻的在虚竹宽大的下巴上缓缓

游走着，虚竹气血狂涌，不禁气息渐粗，光光的头上也渗出细细的汗珠，他语无伦次道：「王妃……你……你这是

做什么……」虚竹只觉得眼前青影一闪，刀白凤右手勾搭在他的脖颈上，纤秀轻盈的酮体已然横坐在他的腰间，正

眉眼含春，唇角带笑的望着他。虚竹与刀白凤的杏眼波光刚一对视，吓得立时闭上眼睛。「怎么？虚竹小师傅，你

不愿意看我么？」两个人的脸间隔不足一尺，刀白凤口气如兰似麝吹到虚竹脸上，那火热柔软的酮体压座在他气血

翻滚的小腹上，虚竹不禁暗暗叫苦，自己那命根肉柱已是暴涨欲裂了。

刀白凤坐在虚竹的腰间，也感受到他那腰腹下高高隆起的地方带来的热度与震撼。那高耸坚硬之物正好紧紧贴

在自己的大腿边缘，热力四射的微微抖动着。

她的芳心也不禁一颤：这小和尚的性器竟发育的如此粗大，可谓是男人中的极品了。

心念所致，刀白凤粉嫩娇媚的俏脸压过，竟紧紧贴在虚竹汗浸粗糙的脸上轻轻揉动，她那娇美芬芳的一双薄薄

嘴唇印在虚竹肥厚的鼻子上缓缓蠕动，从她那皓齿红唇间传出甜腻心动的语音：「虚竹小师傅，你不是很喜欢我么，

为什么不想看我，难道你讨厌我这个老女人么……」

虚竹胸腹中气血激荡，早已是汗流浃背了，他感受着刀白凤那光洁滑腻无比的脸颊在自己的脸上搓摩，鼻中闻

着从她樱唇中散发出的甜美清香，当听得刀白凤最后几句满含幽怨哀嗔言语，他再也忍不住，睁开双眼气息粗喘道

：「没……没有……小僧那里敢讨厌轻视王妃。你……你……」刀白凤听得他口气急急的回答，知道此人倒是真心

爱慕自己，她环抱着虚竹脖颈的手臂不禁紧了紧，她洁白整齐的贝齿轻轻咬住虚竹肥厚的下嘴唇，娇媚动人的应道

：「我是不是很老……已经没有人会喜欢一个老女人了……」虚竹气喘如牛的回应道：「怎么会是老女人呢……王

妃乃是金枝玉叶，是……是活菩萨矣……」虚竹语毕，顿感肋下一酸，原来刀白凤已经解开他的穴道。

刀白凤听得虚竹由衷赞叹自己，芳心也是甚喜，她索性解开虚竹的穴道，她的薄薄的、柔软湿润的香唇包裹住

虚竹醇厚的下唇轻轻嘬吮起来，口中含糊不清的腻声道：「想不到你这……小和尚也是这般的油嘴滑舌……我年纪

都快四十了，还不老么……」

虚竹此时双手能动，那刚才压抑许久的情欲终于可以释放，他双手如抱着宝贝一般，缓缓托起刀白凤那滑腻之

极，如梨花绽放的脸颊，口中颤抖的说道：「王妃金贵圣体……小僧怎敢乱语……」

他凑过嘴唇，有些笨拙而用力的亲吻着刀白凤娇艳白皙的面颊，他还伸出自己宽厚的舌头舔吮起刀白凤那圆润、

香滑的下巴来。

刀白凤轻盈而纤秀的酮体软软的靠在虚竹的怀中，她毕竟不是真心与虚竹亲热，对于虚竹那笨拙带有粗暴的亲

吻心中更是有些抵触，想不到自己以王妃这等高贵之躯，竟让这小和尚肆意轻薄，不过要报复镇南王的想法让她顺

从的忍受了。

她的左手下垂，贴着自己大腿一下攥住虚竹那僧袍高高撑起的地方，她与虚竹两人心中具是一震，刀白凤芳心

一颤，心想自己的手掌对那东西只能将将一握，那雄伟肉柱竟比常人粗大许多。

虚竹也是心胸狂颤，自己那命根子被王妃纤纤素指攥握，也不禁腰腹颤抖起来。刀白凤手指游动，隔着粗布僧

袍捏揉着虚竹粗壮的阳具，不禁也是春情荡漾，她红唇中发出勾人心魄的一声娇哼。

「嘤……」的一声薄薄的双唇开启，吻住虚竹那张忙碌的嘴，虚竹大胆的将自己舌头送进那张香腻滑润的小嘴

中搅动着，他的双手也按捺不住紧紧抱住王妃纤细柔软好似杨柳般的腰肢搓揉起来。

刀白凤左手放开虚竹肉柱，葱指轻轻挥洒，已然解开自己道袍衣结，将宽大领口向下分开，自己那饱满高耸的

酥乳便露出了大半，她抓住虚竹在她腰间摩搓的大手，一下子按在自己起伏跳动的乳峰上面。

虚竹第一次如此这般亲近女人，只觉得自己手掌下，王妃的乳房浑圆饱满，入手肌肤滑嫩之极，那高耸乳峰上

的尖尖乳头业已变得有些硬度，并且随着她胸膛的起伏微微颤栗。

他忍不住粗大的手掌用力抓握住那结实滑嫩的酥乳发力搓揉起来。「啊……」刀白凤不禁被虚竹这番粗暴的动

作弄得娇声呻吟，她柔夷抓住虚竹的手背，娇滴滴的低声嗔怪道：「小和尚……不要那么色急……温柔些不好么…

…」虚竹正要开口说话，忽然闻得木屋外远远的有人呼唤。「母亲……母亲……您在哪里啊……」「王妃殿下……

王妃殿下……」原来是段誉和王府的护卫，他们见虚竹追去后久久没有回音，不禁自己找了出来。

虚竹慌忙道：「这……这便如何是好……」刀白凤此时情欲渐浓，自己那久未逢甘雨之地现在已经是潮湿一片

了。她低声道：「我们走……不见他们……」虚竹环顾左右，焦急道：「这里哪有出路啊……」刀白凤却是不急不

忙，伸出滑腻的手掌轻轻摸抚着虚竹的脸庞，口中仍是醉人心智的腻声道：「傻瓜……小和尚，抱我起来，我自有

办法的。」

虚竹言听计从的慌忙将刀白凤抱起，刀白凤纤指一扫，指向一边墙壁的木龛道：「去那里……」虚竹抱着王妃

快步走到木龛前，只见刀白凤伸手在太上老君的木制雕像身后一阵摸索。

「嘎拉……」声响，只见脚下开启一个大洞，还有无数石阶弯曲而下，刀白凤低声道：「我们下去吧。」就在

此时，段誉等人已近在木屋之外，口中仍是不停呼唤。

虚竹赶忙抱着王妃顺着石阶走下去，只见刀白凤手掌轻挥，在边上石壁一扭，「嘎拉」一下，头顶的地板又恢

复原状。外面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黑暗中，只听得「嗤」的一声，刀白凤已然打着火折，借着微光虚竹继续顺着石阶向下走去，只见石阶忽左忽

右的转来转去，走得半盏茶来到一扇宽大石门前，刀白凤伸手在石壁上一转，石门「嘎嘎」打开，走进门去，里面

豁然开朗，隐隐还听得有水声。

刀白凤手掌向前一挥，手中的火折飞了出去，虚竹只觉得眼前一亮，那火折已经点着了几只巨大蜡烛，瞬间，

石洞中光照四壁。

刀白凤凤首依附在虚竹肩膀上，吐气如兰的柔声道：「小和尚，这里再没人来了，我这里地下藏身之所，就是

我那负心人也不知道……」说到此处，她心中又不禁有些苦涩。虚竹四下张望，只见这个石洞半天然，半由人工凿

制而成，宽敞巨大的厅堂内布置得十分考究，与上面的小木屋截然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小和尚……你还傻站着做

甚……」刀白凤亲腻腻的言道，她还伸出自己那滑腻细长的香舌舔弄着虚竹的耳垂，虚竹被她如此一弄，心中欲火

再次变得激荡，他怀抱着王妃的柔弱无骨、纤秀香软的火热酮体，口中痴痴道：「女菩萨……我……我……」刀白

凤甜腻腻的笑道：「抱我到那边的软塌上去……」

第四章（初试云雨）

虚竹怀抱娇人，走到一张宽大之极的厚厚软塌边上，只见上面铺的是他从未见过的华丽丝缎，他正要轻轻将王

妃放下，不想王妃一下挣扎跳下他的怀抱，然后双手一推，反将自己推到在软塌之上，虚竹忙道：「小僧衣着粗秽，

会沾污王妃的床榻……」

刀白凤娇躯轻盈一跃，便压在虚竹身上，她娇媚含笑的道：「衣服脏了，可以脱下来嘛……」言语未毕，她已

经伸手如电，解开虚竹那肥大的僧袍，虚竹那宽厚结实的胸膛立时显露出来，虚竹脸上瞬间通红，他从没在女人面

前赤身，忙道：「这……女菩萨……小僧……」

王妃刀白凤伸出两片香唇轻轻亲吻着虚竹眼鼻，眼波醉人的娇声道：「你既然叫我女菩萨，那……那今日我就

超度你好了……」她凤首微颔，双唇张开吻住虚竹厚厚嘴唇，芳香四溢的纤长舌头顺势探进虚竹的口中四下蠕动，

她左手轻挥，将自己宽大的道袍领口左右分开，露出她那洁白如玉，圆润滑腻的肩膀，一双颤巍巍的浑圆丰硕的酥

乳也显出大半，随即她的柔如无骨的素手纤指纷飞，解开虚竹长裤的腰带，滑进他的裤裆之中，一手攥握住那粗大

异常的男人性器。

虚竹回应的伸动自己宽厚的舌头微显笨拙的去舔动缠绕王妃香甜的舌头，他感受着刀白凤那浑圆涨鼓的丰满酥

乳紧紧压迫在他火热的胸口上，更要命的是，王妃刀白凤那只柔弱滑软的嫩手五指微张，紧紧环握住他坚硬如铁、

粗长雄壮的命根子上，上下不停的摞套起来。

他顿时觉得气息翻涌，小腹下一股股的冲动无名已具，他不自主的双手在王妃光鲜嫩滑的肩膀上游走着，并双

掌顺势滑下，攀握住王妃那双结实饱满的乳峰不断地揉搓起来。

刀白凤也被虚竹那强烈的爱抚弄得气息加快，她不知何时已将虚竹的长裤掀开，他那根粗大硕长的阴茎直挺挺

的耸立着，刀白凤用她滑腻的温软手心不停揉搓着那阳具顶端好似鸡蛋大小的龟头。

她那圆润的指肚勾滑着虚竹那圆硕饱满的龟头下方分明棱角，在她手指的刺激下，虚竹阳具上端已然渐渐渗出

粘滑体液，不时间，已经涂满她的掌心。虚竹被她弄的下身火热异常，他鼻中不禁微哼出声，他那揉搓王妃香乳的

双手胡乱的要将她身上的道袍腿去。

王妃刀白凤芳唇中娇喘连连，她语声甜腻的道：「小和尚，让我来……」她身型半坐，刚才爱抚那肉柱的手缓

缓移到自己的口边，只见自己雪白的掌心中涂满一层滑腻的粘液，那是虚竹兴奋的体液，她风情万种的启开樱唇，

伸出纤细的舌尖在自己手掌心中舔弄着，感觉那液体味带腥咸。

她眼波流离、满含春意的看着粗喘如牛的虚竹，右手抬起拔下头上挽簪的香木錾子，一头乌云般的秀发如水波

颤动，她解开自己道袍系带，身形一晃，宽大的道跑连同雪白的丝质衬袍飞向一边，她那锦缎一般光亮鲜嫩的酮体

暴露无遗。

虚竹痴痴的看着刀白凤褪去浑身袍衫，直到她身无片缕，只见她清瘦修长的酮体如玉雕一般白皙细嫩，一点也

不像中年妇女一般皮肤松弛，她的肌肤香嫩软滑好似丝缎般光嫩耀眼，酥胸傲挺突起，浑圆而饱满。

平滑结实的小腹下，白嫩的腹沟之间，悉悉松松的分布着弯曲油亮的芳草，那草丛中闪现出娇嫩隆起的肉唇，

一双丰润光滑的玉腿纤长而笔直，再看到她姣美含情的艳丽绝伦的俏脸。只看的虚竹胸如鹿撞，口干舌燥，自己那

根阳具已经要爆裂开来。

王妃刀白凤也被虚竹那贪婪热辣的眼光扫视的娇羞不已，她嘤咛一声重又跃上软塌，俯身将虚竹下身所着僧裤

扯下，一头扎在他粗壮结实的大腿根部，伸出一手扶着他坚挺直立的黝黑闪亮的阳具不住搓揉摞套着，细细的观看。

只见那阳具粗壮如婴儿小臂，通体青筋暴起盘错，那鸡蛋般硕大浑圆的龟头更是油光光的发亮，龟头下方包皮

之间，厚实的棱角分明。刀白凤只看得芳心酥醉，她眼波游离的凑过头去，猩红喷香的双唇在那硕大坚实的龟头上

印上一记香吻。

虚竹看着王妃的动作，喘息着道：「这……这如何使得……王妃……不要……」他的话音未落，刀白凤已经红

唇如花瓣般绽开，纤细香软的舌头送出，沿着那阳具沟棱由下往上开始舔吮着整个龟头。

虚竹做梦也没想到过受到一个女人如此爱抚，更何况眼前的是一位犹如天上神佛，人间罕有的美女，他张大了

口呆呆的望着刀白凤的动作，切身感受着她那柔软湿润的香舌摩擦揉弄着自己的阴茎头部。

「啊呦」在虚竹的一声不自主的呻吟中，王妃刀白凤樱唇分张开启，那颗圆硕粗大、深紫色的龟头被她娇弱的

小嘴含了进去，虚竹立时感到自己那阳具瞬时被一片水火世界所包围，王妃那湿润温热的口腔紧紧包裹着他的龟头，

那条灵巧如蛇的细软香舌不停勾卷着自己龟头下面的棱角。

虚竹不禁双腿绷得笔直，腰身也紧紧的变得僵硬，他的上身后仰，口鼻中更是好似牛喘一般的呼吸急促。

刀白凤香腮收紧，嘬吮着虚竹那颗硕大光圆的龟头，她逐渐开始颔首下压，将那粗长暴硬的阳具更多的含到口

中，虚竹那支粗壮的肉柱刚进入王妃的口腔一半，就已经满满的将她的小嘴挤得毫无缝隙。

刀白凤芳心震撼着此物的粗大，同时开始不住的将自己头颈抬起下压，如此反复，就用自己的小嘴为那支硕壮

雄伟的阳具套动着。她的一双柔软香滑的白皙素手也柔和的搓擦着那阳具下面鼓鼓胀胀的睾丸。

虚竹如何忍受得住这般爱抚，他做起上身，伸出自己粗糙的大手，按压在王妃那光滑如脂，柔软鲜嫩的白皙后

背上不住搓揉着，口中喘息着语无伦次的道：

「求女菩萨……可怜……小僧……小僧……难受至极……女菩萨……这如何……如何是好……」

刀白凤吐出虚竹那粗大阴茎，不禁深吸口气，她看虚竹求饶，也不禁要笑出声来。她一手继续摞套着虚竹那支

沾上自己口液的阳具，上身依靠在一边宽厚柔软的锦垫上，自己一双修长、香滑白腻的酥腿好似青蛙后肢一般大大

张开。

瞬时，她那迷人娇嫩、微微隆起的阴户出现在虚竹面前，只见那粉艳薄薄的阴唇好似桃花初绽般左右裂开，露

出里面浅粉湿润的嫩肉，一颗米粒大小的肉芽如含苞待放的花骨朵镶嵌在阴唇的交汇之处。

「来呀……小和尚……让我这女菩萨超度你脱离苦海吧……」刀白凤柔情似水的腻声唤到。虚竹却是初经人事，

不知该如何是好。

刀白凤皓臂回弯，那握着虚竹阳具的素手将他牵引到自己的小腹前，虚竹不由自主的上身轻轻压在王妃白嫩嫩

的肉身上。王妃那双修长圆润的滑腻酥腿顺势盘缠到虚竹屁股上，她一手爱怜的勾住虚竹宽厚的肩膀，那只攥握着

他粗大雄壮阳具的手一面缓缓摞套，一面拉向自己湿滑一片的阴户。

在刀白凤纤纤素手的引导下，虚竹硕大圆滚的龟头已经顶在她那桃源肉洞的门外了。那龟头顶掀开阴户外薄薄

的肉唇，刀白凤一双皓臂环抱住虚竹汗滋滋的光头和脖颈，收紧缠盘在虚竹后臀上的嫩腿，口中娇媚万千的唤道：

「快将你那话儿放进来……」

虚竹借着刀白凤双腿收紧的力道，腰身前挺，自己那根粗大雄壮阳具已然冲破她粘液湿滑肉唇下嫩肉的阻碍，

送入那温润柔软的洞穴中去了。「嘤咛……啊……」

刀白凤不禁娇唤一声，自己那娇嫩细窄的肉洞被这番侵入顶的酸胀至极，她粉脸含春，黛眉紧皱。虚竹见她深

情痛楚的样子，不禁停止不动，刚要开口相询，刀白凤娇声声的嗔道：「傻瓜……怎的停下来了……」，她不等虚

竹回应，自己丰润雪白的臀瓣向上迎合过来。虚竹只觉得刀白凤的肉穴湿润火热，那洞壁四周的嫩嫩息肉紧紧夹裹

着自己的阳具，那感觉分外酥痒受用，他就是再傻也明白了一些，当下便腰身向前微一使劲，「扑哧」声响，自己

的整根阳具捅进去了大半。

「啊呦……小和尚……你先轻缓……一些……」刀白凤被这下插入的不禁双臂紧紧环抱虚竹头颈，在他耳畔如

蚊虫细声道着，虚竹又再次停下，口中相询道：「王妃不要怪罪……小僧……小僧……还不曾做过……」刀白凤听

得他说的愚衲，忍不住「扑哧……」娇声笑了出来。她靠近虚竹耳边，娇声低语道：「你呀……真是个笨和尚，你

的那话儿如此粗大，我那里窄小……你……你先要用力轻缓，等得……等得我渐渐适应后，你再……再力道重些。」

虚竹应声道：「小僧晓得了……可是总看你好似很痛楚的样子……我……」刀白凤轻轻启齿咬住虚竹的耳垂，娇嗔

道：「你这和尚真是傻的可以……那……那不是痛楚……」虚竹心中有点纳闷了，

「那不是痛楚……那又是怎么回事……」他一边关心的询问着，一边按照刀白凤教的那样轻送浅抽着自己的阳

具。「啊……啊……笨和尚……那是……舒服……哦……」刀白凤嗔怪着，她那柔软纤细的腰肢配合着虚竹阳具的

抽送。

他阳具身体还有那龟头下处的棱角磨擦着自己阴户内洞壁四周的嫩肉，每一次抽动，都令她那里麻酥酸痒一分，

她肉穴中的阴液越来越浓重，也将虚竹粗大的阴茎擦洗的光滑万分。

在此档口，虚竹也渐渐领会其中奥秘与乐趣，他开始将自己粗大雄伟阳具重重插入王妃鲜嫩紧窄的阴户。每次

插入几乎整根阴茎全部没入那湿淋淋的幽谷堑沟之中，王妃刀白凤被插弄得娇躯乱颤，阵阵红潮涌上她娇媚艳丽的

脸颊，她那眼波流醉的似要滴出水来。

「哦哦……啊……小和尚……你现在弄……弄得我好舒服……啊……啊……噢……」刀白凤那双修长酥软的大

腿分开的更大，膝盖也蜷曲到自己花枝乱颤的浑圆淑乳近边，她一双皓臂以肘支撑自己的酮体，那柔软纤细的腰肢

向上弓起，一双滚圆结实的臀瓣不停的向上耸挺迎合着。

虚竹只觉得自己的阳具被王妃那火热湿润的桃源肉洞紧紧夹裹着，那些细嫩的息肉好似无数张小手不停的磨擦

挤揉着自己阳具的粗壮身躯，在那肉洞深处，一块凸起圆肉竟似有着一张小嘴，不断吸咬着他那硕大龟头，只弄得

他小腹下涌起阵阵无名的酥痒。

那阵阵酥痒同时也激荡的冲击着他的阳具，这种感觉令他的阳具分外笔直，越发身粗体壮。

刀白凤被虚竹这番深重而有力的抽动弄得花颜失色，那根本是粗长雄壮的阴茎似乎又涨大了一圈，每次插送，

那阳具顶端硕大浑圆的龟头都重重击槌着她柔嫩的子宫，她感觉着那根肉柱业已快将自己身体捅穿，自己那阴户深

处更是涌出涓涓细流，大片的淫水渗出，使得虚竹每次抽送都有「扑哧……扑哧」的动听水音。

王妃刀白凤凤首仰起，芳心迷醉的在虚竹那粗糙的脸上、下巴上亲吻着，她娇喘涟涟的呻吟道：「小和尚……

快给我……我……啊……哦……我受不了了呀……哦……啊啊……」

虚竹低下头，带些狂暴的亲吻着王妃的红艳欲滴的香唇，口中梦呓般喘息道：「小僧……也是酸胀的难受……

女菩萨……噢噢……快救我……」他有力的双臂紧紧搂抱住王妃香滑柔软的酮体，一只手肆意的用力搓揉着那雪白

香软、丰满浑圆的乳峰，他的腰身加快了动作，那根粗硬到极限的肉棒飞快进出着王妃湿滑火烫的阴户。虚竹感到

一股洪流从下身激涌到自己的肉棒上，他不自主的腰间酥麻颤动，那股洪流顺势从自己的龟头中激射出去。

王妃刀白凤此时也是到了情欲顶点，她感觉那粗硕的阴茎在自己的肉穴中狂颤不已，便知道是虚竹阳精要射，

她皓臂紧抱住虚竹的后背，一双酥腿紧密的缠绕在他快速蠕动的腰臀上，柔软的细腰也全力向上迎合。

她只觉从虚竹那涌动颤抖的阳具顶端忽的喷射出一股火烫的黏液，浇灌在她娇嫩的子宫上，刀白凤被这股热流

冲扫的下肢软麻，自己肉穴的深处也是颤抖着收缩。

虚竹那沉积多年的阳水终于释放奔腾而出，他不禁死死将自己阳具深深插在王妃的肉穴中，他那圆硕的龟头紧

紧的抵在王妃那花蕾般娇嫩的子宫上碾磨着，从龟头上的喷口中不断涌出火烫的脓精。

王妃被虚竹阳精浇灌的子宫抽颤，不禁也是阴水狂泻，她此时再也不能矜持，口中大声呻吟哼叫起来「噢噢…

…啊……哦哦……」。

虚竹也是痛快不已，感受到有生以来未曾有过的舒服，他一直绷紧的身体松弛下来，趴伏在刀白凤温软的身躯

上呼呼喘息着。

刀白凤好容易从这种情迷酥醉的感觉中回醒过来，她口中「嘤咛」一声，一双香软白皙的手掌轻轻抚摸着虚竹

满是汗渍的光头娇声的轻言细语道：「不应该叫你小和尚，你……你简直就是个花和尚……」虚竹还回味着刚刚甜

腻滋味，听着王妃言语，心中不由得一惊：是啊，自己此番破了淫戒，此女还是镇南王妃，是有夫之妇呀。我……

我……怎的如此糊涂呢。虚竹正心中自责，但一看刀白凤杏眼中满含春情秋波，流连欲滴的娇媚之样，不禁刚刚的

理智又被冲散，他不自主的将他厚重的嘴唇印在王妃那妩媚俏丽的脸上亲吻起来，他的手指也忍不住包握住那丰满

圆硕的肉软酥乳捏握揉动着。

王妃刀白凤娇声切切的低语道：「小和尚……刚才……是不是舒服的紧呀……」虚竹闻听的这番春情四溢的莺

声燕语，不禁情欲又起，那根泡在刀白凤汁液横流肉洞中疲软下来的阳具不知觉中再次渐渐充血坚硬。

他湿腻的舌尖在刀白凤含春带笑的嘴角上舔动着，口中喃喃低语道：「多谢女菩萨……小僧刚才真是……真是

多有冒犯……」他口中絮叨着，可自己那根从新粗壮起来的阳具又不受控制的抽动起来。

刀白凤娇笑啐道：「好个淫和尚，吃出甜头了么……」虚竹吻住王妃的双唇，轻声答道：「多谢王妃成全……

使得小僧……得尝仙境滋味啊……」刀白凤在他身下轻微挣扎娇声道：「你个……死和尚……我那里尽是污秽汁液

……旁边有温泉浴池，快抱我过去……」

虚竹听得此言不觉脸上一红，双臂揽住王妃光滑的后背和纤细的腰枝，跨身从软塌上下来，刀白凤皓臂交叉抱

住虚竹头颈，一双修长白皙的粉腿紧紧夹住他宽厚腰臀，那根粗壮无比的阳具还笔直的插在她柔软的肉洞中。

虚竹按照刀白凤的指引，来到一间稍小石洞中，点着四周洞壁巨烛，只见脚下是厚厚地毯，面前是两丈见方的

一个水池，池面轻雾缥缈，涓涓水音听起来颇为动听。

虚竹此时才明白刚来的时候听到的水声原来是出于此。两人泡浸在温热适宜的泉水中，那泉水只及人的胸口之

处，刀白凤挣脱开虚竹的怀抱，当那根粗壮之极的肉棒抽出之时，口中仍不禁的娇哼出声。

两人方才激情四溢的脓稠精水从她肉洞辕门倾泻而出，虚竹手捧泉水浇在自己光光的头上，浑身顿时觉得精神

气爽，他向刀白凤看去，只见袅袅白烟中，王妃刀白凤好似水中莲花般娇艳欲滴，满头乌青的秀发噙满亮丽的水珠

儿。

那本就白皙俏丽的脸庞，被池水热气蒸腾的扑满红晕，圆润纤秀的肩膀越发现得白腻的发亮，那前胸浑圆丰硕

的一双肉球在水面上微微颤栗着，虚竹见得佳人如此光景，不禁欲火升腾，自己那早已粗大阳具更是耸挺直立起来。

刀白凤本是云南境内百夷族人，本不像汉人知书巡礼，自幼就生的落落大方。

可如今两人同浴，又见虚竹那火辣辣的热情眼光，也不禁娇羞不已，俏生生的娇声道：「小和尚……尽看着我

做甚……」

虚竹只觉得眼前佳人娇艳的不可方物，他呆呆的应声道：「王妃乃是人间龙凤，天……天上神仙……我……我

总是看不够的。」刀白凤听得他言语真切，芳心倒也欣喜，她滑水到虚竹近前，俏丽万千的娇脸靠在虚竹肩头，柔

声道：「别总是叫我甚么王妃、王妃的，叫我凤凰……」

她一边柔声细语，一边水下皓臂伸出，一手握在虚竹粗壮直立的阳具上缓缓揉摩，口中甜腻醉人的道着：「小

和尚……要不要……我为你……为你……」虚竹感觉王妃那柔软好似玉葱般的手指撩搓着自己的肉棒，再听的如此

香腻、极富挑逗的言语，那里还忍受的住。

虚竹伸出手臂环抱住刀白凤白嫩纤细的腰肢，单足一点，两人从水中一跃而起，轻巧的落在厚厚的绒毯上。虚

竹将刀白凤轻轻放躺在绒毯上，自己则半跪的趴伏在那纯情四溢、火热白嫩的酮体上。

自己的厚唇贪婪的亲吻着香滑鲜嫩的肌肤，他粗糙的大手肆意的在王妃那柔软的小腹上，光洁修长的大腿上搓

揉游走着，他的嘴唇顺着她那高耸的乳峰滑下来，一直游走到那片神秘芳草的中间。

刀白凤此时也是一般的心身激荡，她扭转过上身，皓臂轻伸，一双白皙香滑的素手攥握着虚竹粗大直立的阳具，

凤首前倾，张开薄薄的双唇，含住那酱紫色浑圆硕大的龟头，香腮收缩，仔细的吸吮起来。

虚竹双手分开刀白凤那双润滑纤长的酥腿，她那片微微凸起的饱满阴户呈现在他的面前。他如同饥渴一般，厚

重的嘴唇猛地贴了上去，将那两片柔软湿润的阴唇收进自己口中嘬吮着。

刀白凤被虚竹的如此动作弄得娇喘不已，她索性爬上虚竹的身上，一头扎在他双腿之间，快捷而有力的吞吐着

那根粗大挺拔的阳具，那大半个阴茎身躯在她火热的口腔中进出往返着。

虚竹被她这番强烈的吸吮弄得腰腹一片酸麻，他不禁双手紧紧环抱住压在自己脸上的丰满浑圆地白皙臀瓣，嘴

巴大大的张开，整个覆盖住刀白凤湿腻娇嫩的阴户，大口大口的吸吮着，从那肉沟缝隙中不断的渗出粘粘的汁液，

直接流淌进他的口中。

可他好似喝到甘泉一般咽进肚中，他粗糙肥大的舌苔擦卷着那细嫩的阴唇，还不时的舔吮着那阴唇交汇处米粒

般凸起的肉芽。刀白凤被他这番动作弄得酮体激颤，她那阴户中不觉已是汪洋一片了。

「我……我的心肝儿……啊……受不了啊……哦……哦……快给我……」她婉转的呻吟着，她娇弱的身躯翻转，

仰躺在绒毯上，一双白嫩嫩的美腿向两边伸展开来，烟波流离的娇喘着道：「快给我啊……我的心肝儿……」虚竹

听得美娇娘如此呼唤，那里还能怠慢，他跪蹲在刀白凤的双腿之间，双臂分别抱住那双浑圆雪嫩的肉腿，自己那根

雄伟粗壮的巨棒已经搭在那分裂开启的娇嫩肉唇中间，刀白凤白嫩的从指掐住那颗硕大圆滚的龟头砥住自己淫水渗

出的桃源洞口。

不等她召唤，虚竹腰臀前送，「扑哧」声响，整根阴茎毫无阻碍的深深插入进去。

「啊……噢哦……啊……」刀白凤被这巨物的猛然插入弄得酮体颤栗，口中呻吟出声。但虚竹此时阳具已经涨

大的好像是要爆裂开来，他猛然被那湿滑火烫的肉穴包裹挤压的甚是舒服，当下更是腰身用力，发力抽送起自己的

阳具，每次都会深深顶入，直到整根阴茎淹没在那桃源肉洞之中。

刀白凤只觉得虚竹那巨大粗壮的阳具每次插入，都是整根而没，那浑圆粗大的龟头无情的挤压着自己的子宫，

往返数十下之后，她便被刺激的肉穴一阵强力的收缩，子宫颈也颤栗的喷射出黏滑的汁液，她雪白的皓齿紧咬住自

己的樱唇，高挺的琼鼻中哼喘不已。

虚竹将刀白凤那双酥腿夹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双手捏握住她盈盈一握的细腰，腰臀继续冲挺着，他的头压在刀

白凤丰满柔软的胸膛上，伸嘴含住一只玉峰，大口嘬吮着那上面犹如花蕾般的乳头。

「啊……哦……唔啊……」刀白凤高潮未退，又被虚竹阳具抽打插捅着肉穴，那粗壮结实的阴茎身躯碾压搓揉

着自己肉穴四壁的嫩肉，那种酥麻酸痒的滋味另她浑身热血激荡，她柔弱的白皙素手尽力抱住虚竹大腿，自己那纤

细的腰肢更是向上耸迎着。

两人下体激烈的碰撞着，每次碰撞都发出「啪……啪……」脆响。

虚竹那笔直雄壮的阳具每下抽送都夹带出湿淋淋黏滑的液体，那些全是刀白凤兴奋的体液，那体液直顺着桃源

洞口缓缓下流，滴滴溅在猩红的绒毯上。虚竹一手搂住刀白凤柔弱光滑的肩膀，一手粗暴的搓揉着她圆硕高耸的乳

峰，他那宽厚的舌头擦舔着刀白凤仰起的美丽下巴。

刀白凤柔软的手掌在虚竹那健壮的后背上滑动着，她那双白嫩的酥腿盘缠在虚竹的腰间，自己纤腰上摆迎合着

虚竹那激烈而又节奏的抽插。不到百下，王妃的阴户中又是热潮汹涌，一阵激颤中，从她阴道深处迸发出更多更黏

滑的汁液，这次高潮远比刚才来的更激烈更凶猛。

刀白凤忍不住放声呻叫起来，「啊啊……唔哦……」虚竹此时也是春情如火山喷发般汹涌之极，他双手紧紧抓

住刀白凤瘦弱圆嫩的香肩，腰间更是狂暴凶猛的抽送着自己的粗硬欲裂的阳具，那阴户中狂溅的汁液将他阳具身躯

擦洗的分外油亮，那肉穴中娇嫩的息肉收缩的更紧，不停强力的摩擦套动着整根阳具。

阵阵热流在他小腹中来回激荡欲喷而出，他低沉的呻吟声中，腰肢一阵激烈的扭动，从他那硕大粗壮的龟头中

狂喷出浓稠热烫的精液，凶猛的浇灌在刀白凤颤动收缩的阴道深处。

刀白凤被这股突入袭来的热流冲洗的酮体乱颤，她芳心剧烈的跳动着，自己也险些被这份激情冲击的腰昏厥过

去。

她「嘤咛」一声抱住虚竹的头颈，张开自己喷香的樱唇一下吻上他还在粗喘的嘴上。两人都深深融化在这浓浓

的激情当中了，虚竹的舌头钻进刀白凤那清香温软的口腔中，而对方那娇嫩香滑的细舌也探寻过来，两人交换吸吮

嘬弄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人激情渐渐退去，刀白凤倦懒的蜷曲在虚竹宽厚的胸膛上，娇声问道：「小和尚……你怎

么会来到镇南王府呢……」虚竹听此一问，不禁身形激灵一下，慌忙做起来道：「坏了……坏了……」刀白凤不解

的问道：「怎么……什么就坏了……」

虚竹应道：「少林方丈叫我来此是有一封信要面呈镇南王，说是一件紧急之事，可……可我……」他心中懊悔

之极，自己事情还未办好，却在此处和镇南王的妃子翻云覆雨。

刀白凤一听，虽然心中恨极了段正淳，但不知道何事如此紧急，他毕竟还是自己的二十余年的结发丈夫。她娇

声道：「那你先去送信要紧，我……我……」虚竹见她娇美秀丽的脸庞，立时心中又是一软，真舍不得离开此处。

他一把抱住刀白凤那柔软的酮体，低声道：「我此间事情办好，一定会再来看望女菩萨。」说着在她光滑的脸

颊上轻轻一吻。刀白凤娇躯微微一挣，娇声地笑道：「花和尚……快快的去吧，但愿你不会忘了人家。」虚竹起身

穿戴好僧袍，硬起心肠告别了刀白凤，走出地下石洞，来到木屋之外，只见此时已是天色大黑。他辨别了方向，快

步跑向「玉虚观」，来到观外，只见自己骑来的马儿还在，他飞身上马，直朝着大理城飞奔而去。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他来到镇南王府之外，只见王府四周灯火通明，护卫也比白日增加了不少。他心中狐疑，

忙叫门口护卫通报，不多时，府内走出一人，正是接他的朱丹臣，虚竹忙问：「王府出什么事情了么？」朱丹臣神

色凝重的道：「小师傅去追王妃，我家小王子带人去寻，谁想回来的路上被一个西域番僧截走，听护卫讲，此人武

功甚高，名字叫什么鸠摩智，说小王子是段家的人，自是知道段家的谜功六脉神剑，所以要将他送与故人姑苏慕容

家……」

二人一边说着，已然来到正殿，虚竹只见大殿上一人身着黄缎长袍，四十多岁的年纪，生得鼻直脸阔，甚是威

武，此人定是镇南王段正淳了，虚竹想起不久前还和他的王妃水乳交融，心中自是忐忑。

他赶忙拜见段正淳，将书信送上，段正淳一看，眉宇间分外凝重，他抬头冲虚竹道：「有劳师傅了。」

虚竹不敢看他，问道：「听说小王子被人擒去，小僧愿意前往姑苏慕容家解救段施主。」段正淳一听大喜过望，

他正愁着自己无法分身去救儿子呢，赶忙道谢道：「多谢小师傅。」虚竹不敢多耽搁下去，告别镇南王，自己上马

扬尘而去。

【完】